

爭自由的女兒

梅子著

爭自由的女兒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七角

版 權 所 有
爭 自 由 的 兒 女

著 者

梅

子

發 行 者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啓 智 書 局

印 刷 者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 智 印 務 公 司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序

我感謝梅弟，他底這本小小的書使得這幾天心情惡劣的我做了一個好夢。

不知爲什麼緣故，在這個大時代中我只感到沙漠上似的寂寥，悠長的歲月就在這不死不活的寂寥中過去了。然而梅弟底爭自由的女兒給我帶來了一個炸彈，牠底爆裂聲

是我親耳聽見的。我如今是不再在這種寂寥中斷送我底青春了。

從這本小書裏，我回憶到幾年前我最初獻身於社會運動的情形，我又再感到我在我底小說滅亡裏所描寫過的『立誓獻身的一瞬間，』而且我又看到幾年前的我的面影（雖然這書裏並沒有我。）所以這本小書與我的感動，是非常之大，不可以言語形容出來的。而且我相信不僅是我，便是所有從事於社會運動的男女青年讀了這本小書，也許會與我有同感罷。

然而這本小書還給了我們以一個『新婦女』之典型，

——即所謂「爭自由的女兒。」——這使我記起了我去年在法國時所譯的一篇題作爲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的長篇故事。那篇故事是敘述另一個國度的一個青年女兒求知識爭自由的事實。這所謂爭自由自然不僅是爭個人的自由，而且也是要爭衆人的自由。而梅弟底小說裏的女兒所求的，所爭的也正是那樣。

在爲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中曾有這樣的一段話：『俄國的新婦女第一力求獲得她們多年所不能得到的知識；其次力求做一個獨立的，這並不是爲着她底自私與個人自己的安樂，而是爲着便於盡力於俄國，於人類以及一般的自

由與進步之目的的緣故。這樣的「新婦女」自第一次露面以來就充分地表現出來她們對於她們底目的之真誠，熱心，忠誠，自己犧牲，甚至於死，這樣的婦女是其他各國的歷史上所少有的。……』雖然久別新歸的我不曾在中國看見這樣的「新婦女，」但在梅弟底小書裏我却看見她了。

這小說底結局並不能使人愉快，樂之與若麗被害了，她們底兩個姊姊還在長夜漫漫中期待天明。讀了這篇憂愁的故事誰能不感到深切的悲哀，能不拿他底眼淚來爲這故事裏面主人翁而流？她們——爭自由的女兒——爲了替同胞爭自由的緣故犧牲了一切個人的幸福，但她們底犧牲

只造成了自己底更悲慘的結局。這是多麼令人灰心的事呵！

然而親愛的讀者，你們要記着：就在這樣的痛苦生活中她們也不曾有過絲毫的悔恨。在她們除了這樣的生活外，也沒有更好的路了。如果她們能夠再生一次，以充滿了希望的青春再來一次生活之旅路，我相信她們也一定是重走着這同一的道路！事實上難道我們能夠說世間還有人比較她們更忠實地盡過了做人的義務麼？

爭自由的女兒，如果中國真有這爭自由的女兒的話，那麼請接受我底祝福！

巴金在上海

第一章

正在她十六歲的這年，她的叔伯哥也從南洋被驅逐回鄉了。她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年她就會中途輟學；因為，她讀書才剛有兩年，而她的對於讀書，亦特別感得了興趣。當一個春天的早晨，父親不說理由的宣佈了她應該不要繼續求學後，她便傷心的哭了。

『爲什麼呢？父親。』她隔了一回，抽抽咽咽的問。

她的父親並不要怎樣去說明爲什麼的理由，只冷淡而

小聲的答道；『你這麼大了！』

她很知道，讀書與年齡是一點關係也沒有。而且，比她年齡更大的依伯姊，呵，不是麼？就是依伯的妹妹的年齡與她正相同，並沒有聽着誰說她們不該讀書呢？

『但是，依伯姊她們兩姊妹還要再讀書呢？』她想找這一個有力的證據來反對她的父親。但是，父親的臉色是多麼難堪！他以爲父親的話女兒是不能反對的，雖然他知道女兒的話是有一點理由，可是，到底年齡太大了，一

個鄉村裏，這麼大的姑娘跑去跑來，難免不有意外的事情發生。在他們的時代裏，在他們時代的這鄉村裏從不會有女孩子到學校的，這已夠了，她已讀了兩年，聰敏的女兒，能夠寫信了。

『但是，你却不能同她們比！』這是什麼意思呢？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她自然更不了解了。爲什麼不能同她們相比呢？她的家庭比依伯家庭富裕，她們是這C.村的第一等人家。還有什麼呢？她懶惰嗎？並不。那麼，爲什麼呢？她真正不解了，父親說了這句話便離開了他的女兒，他也感覺得現在的女子異樣了，公然要問父親的理由？

父親是什麼？他生氣了。

這樣便決定了非羣的求學的命運了麼？她還要想繼續她的求學。父親不準許了，將怎麼辦呢？父親是家庭中之長，實在的，她的一切，他都可以決定的，要怎樣便怎樣，這便是父親的威權。非羣她雖知道她還應該求學，到底這儘是她的夢想的衝動，父親如果不喜歡，她是不敢多說了。因為，她還是一點新智識都還未到過她腦海中游泳過的女兒，五六歲時雖然到過華洋雜處，文化發展的S國，現在，却一點痕跡也沒有了。以後便生活在這鄉村裏了，從母親的手裏走到廚房，一天都同婢女玩在一塊兒。過去

的兩年，——那是十四歲的起頭——能夠到一個鬍子雪白的教員那兒讀書，都是大哥哥勸父親才許的，難道她的大哥哥便是對於婦女教育有同情的人嗎？所以要這樣，不過是想妹妹認識幾個字增加一點門庭的光榮，因為，現在的女子都有這個趨向了。那時，非羣並不願意，她覺得讀書幹什麼呢？那不是多事？因了她的父親與哥哥的苦勸她才依了。現在，她是不願意失學了，她的父親却又不允許。她沒有法了，她尋找她的母親，要求她的母親，向她的父親說，允許她繼續讀書。她站在她母親的旁邊，她還沒有開口，母親已心痛了，老了的臉皮更顯得縐了，因為她看

見女兒的淚痕，一定是受了什麼委屈，她是最見不得這樣的，她是太愛她的女兒了。

『母親，父親說不要我讀書了。』她又要想哭了，眼淚已走到了她的眼角。

『昨夜他也向我商量過！』母親已了然她哭的原因了。

『但是，依伯姊她們不是還要讀書麼？』她總覺得這是不公平的。『爲什麼不讓我同她們一塊兒去讀呢？』

母親沉默了。她本來在做活。已把手停住，很慈愛的望着女兒。

『依伯姊說，微風要辦一個平民學校，他是到過南洋

教書的，一定很好。聽說這個學校一個錢也不花，她們要去讀，母親，你與父親說吧，讓我也去讀。』

母親允許了。母親是願意女兒去做她所高興去做的事。非羣得了母親的允許，心裏是高興極了，她以爲母親去要求父親是沒有不成功的。夜餐前兩個老夫妻同坐在她們的寢室裏，妻子很可憐她女兒的說，女兒雖然大，到底人很老實，再讀點書，多認點字，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她又把她的姪女依伯舉了一個例。

『絕對不行，到那個搗亂黨那裏去更不行。』說是到馬老先生的地方還要好一點。』他生氣了，他想着他的姪兒

那麼年輕，一點尊敬老前輩的禮節也沒有學得，談話都是「你」「我」稱呼，不分上下。甚至有次竟鼓動起他的佃戶來反對他，他一提起他的侄兒，他便罵他爲搗亂黨，他想到，若果女兒到他那裏去，恐怕要被鼓動起來反對父親了。母親看着女兒的希望是如此。便覺得一陣淒傷，她知道，若不要女兒去讀書，女兒不知會怎樣的悲傷，於是，她順着丈夫的口氣說道：

「卽是那裏不好，依舊送到馬先生那裏去吧！」她以爲這個要求總可能了，女兒只要有地方給她讀書便好了。那知丈夫說，還是不行。不行，便是他絕對的理由。

這些爭論，非羣已聽着了，因為，她在門外偷聽，她的心是隨着爭論聲音而跳動。當父親在最後的「不行」二字說完時，她的眼前昏暗了，她極傷心極失望的回到她的寢室，夜餐的時間到了，她也不願去，她那裏還有心情夜餐呢。

母親看着女兒久久不來，心裏隱忍着悲哀。她不作聲，她已知道，因為婢女告訴她『姑娘在哭』。而丈夫呢，若無事似地，也不開眶，一口一口的呷着酒。彷彿這屋子裏，不久以前曾經起了好大的風波，現在還沒有平靜的光景。